

# 我的大学

师范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那年我18岁。

当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走向深山深处的学校时，我的脚步很沉重，我不敢想我的梦想。

学校前树丫上挂的一截铁管做的钟，老远就迎接我了。从此，钟和我的声音此起彼伏，年复一年。就这样，我便成了那棵粗大的苦菜树上的另一口钟了。

学校只有我一个教师住校。放学后，学生

们都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人忙碌着做饭、改作业，有时也砌墙盖房，挖地种菜。日子就这样在深山中悄悄流动着，不易觉察，只有那截铁管一丝不苟地用声音把时间切断，然后一丝一丝带走，没有半点痕迹。那棵苦菜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浓密的枝叶把一间教室遮了大半，那截铁管也不知挂了多久，锈黑的铁丝已嵌进树干深处，在班驳的树干上勒出了一道古怪的深沟。

学校老师们轮流着值周，值周教师的主

# 我的时尚物品简史



## 生活版图

真快，转眼新中国就成立60周年了。记得我上高中第一篇获奖的作文，题目就是《我和祖国一道成长》。6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大概算过了青春期进入“成年”的成熟阶段了，想到这个题目，突然想到对我而言一些有趣的“时尚”用品，也许凝聚着许多同代人的记忆：

百雀羚雪花膏。我在成都读的小学，学校的名字叫育才小学，是所干部子弟学校，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还发衣服，冬天发的毛呢小大衣，在上世纪50年代的省城十分招眼。好像是1957年整风的时候，这件小大衣让育才小学成了“贵族化”的证据，这所城市整风的成绩之一，就是取消了育才小学，这是后话。其实，这所学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舒服，倒像一所少年军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起床后，值日生第一件工作就是给全寝室的同学倒尿桶。一间大宿舍20多个孩子，夜里就在门口的尿桶里小便，到早上就会有满满一桶。

轮值的两位小同学就要提着桶沿上的铁环，把尿桶送到操场尽头的厕所。手和鞋都会溅上污渍，而清晨在排排水龙头前，只能用凉水洗漱。孩子们的手和脸在冬天都皲裂了，学校里统一用凡士林和有特别臭味的蛤蜊油，好像这种装在贝壳里的油膏，每支三分钱。1957年学校撤消了，我转到成都第二师范附小读书，这是省城的名牌学校。到了学校以后，班主任每天留下我们几个转学生训话，说要刹刹我们的“八旗子弟恶习”。转学后，母亲给我买了一盒百雀羚雪花膏，我问：“好孩子能用这个吗？”“为什么不能？”“育才小学的阿姨讲了，地主资本家的小姐少爷才抹雪花膏喷香水呢！”母亲摇摇头：“没事，抹吧！”

英雄金笔。我在大山的西昌读的高中。

学校原址是所教堂，也算是资深名校，当时全区十多个县，就这所学校的学生成考上大学。

全校作文比赛，我那篇《我和祖国一道成长》

得了第一名。学校的奖品是一本《毛主席诗词》，母亲的奖品是一支英雄金笔。黑杆，金尖，好像要八九块钱，差不多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母亲用细毛线勾了个笔套，还织了根带子，挂在脖子上神气得很。那是1964年，学雷锋的年代。

上海牌尼龙袜子。也是1964年，在清华读书的姐姐，寄来一双尼龙袜子，这在大凉山区的学校里，大概是第一双。北京也不是满大街都有，要用购货券。这双袜子激发了许多同学对考到北京的向往，也让我大大改善了脚踏实地的方式。那时，我只有一双胶鞋，只能上体育课穿，因为棉袜不耐穿，买袜子要布票。平时都穿草鞋，一双草鞋穿一个星期，三毛钱。有了尼龙袜，天天穿胶鞋，耐穿，干得快。穿草鞋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天天穿解放鞋，这就像红军直接变成解放军，省略了穿布鞋的八路军阶段。

北京手表。1973年刚参加工作，手表是当时重要的物件，谁要是有块表，说明是个“有单位有工作的人”。当时的表也少，上海牌、北京牌再加上天津的海鸥。上海全钢十七钻，120元。北京全钢十七钻，110元。十块钱是一个月的饭钱，于是买了北京牌。这块表，一直戴到上大学。上大学后，出现了电子表，从此北京表也不再风光了。

永久牌自行车。1977年我从秦岭工厂调回四川，厂里的工友把一张自行车票送给我，于是我买了一辆28型的永久牌自行车带回四川。十分爱惜，天天骑用后擦拭得锃亮。第二年，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路口在大树上砍树枝的人没有警戒，砍落的树干将我砸伤，自行车被砸得两只车轮还立着，而三角架却被砸得挨着地皮。我因伤不能上班在家养病，抓紧复习功课，因祸得福考上了大学。砍树的人赔了一副三角架，修配好自行车，送到家里。母亲觉得这车差点要了儿子的命，于是在我上学期间，便宜地卖掉了它。

我进入大学后，中国国门大开，全球化浪潮让时尚的新物件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生活中，太阳镜、电子表、砖头录音机、彩电、电话、寻呼机、大哥大、手机、电脑……盛世富民啊，于是前30年的这几件物品，清晰地勾勒出共和国艰难起步中，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状态。

# 赶场

计着哪些东西要买进卖出。到了赶场这天，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街上的场面异常热闹。乡亲们放下手中的农活，穿上漂亮的衣服，轻轻松松、兴高采烈地将自己种养的东西挑到街上，西瓜、蔬菜、鸡鸭、鱼虾摆满了街道两旁，大家讨价还价，卖我所余，买我所缺，各得其所，一个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也推着单车在人流中挤进挤出，与乡亲们打着招呼，购进一些煤油、牙膏之类的生活用品。

赶场是乡亲们集会的场所。那时农村非常闭塞，与外界交往甚少，于是利用这种机会进行“精神会餐”。乡亲们坐在酒馆里打上一壶米酒，端上一小碟剁辣椒、霉豆腐，东家长、西家短，聊国际国内大事，聊党的富民政策，聊村里的水果烂路。每次赶场，我将自己充满乡土气息的新闻稿装入信封，贴上邮票，放入竹篮，让嫂子们提到街上，再投入到乡邮电所的绿色邮箱……

“嘀——嘀——”，随着阵阵汽车喇叭声，霞流新街到了。10万多平方米的新农贸市场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农副产品、家用电器、服装鞋袜、书籍玩具，应有尽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投入，霞流老街太小，越来越拥挤，镇里因势利导，动员农民搬到火车站附近宽大的新农贸市场来了。娘的脸笑成了一朵金丝菊，她兴奋地告诉我：“现在世道好了，我们种田、买农机，买家也有补贴，细伢子读书不要钱，连看病都有报销了。伢子，还是回乡下来住吧，我们喝的、住的、穿的比你城里没差，哈哈……”

穿行于故乡的街道，赶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赶场的交通工具在发生变化，由走路、骑单车到骑摩托车，如今有的农民买起了小车，村里修起了水泥路，一般农民赶场也坐上了公共汽车；两旁的房子不断翻新、长高；市场的商品也不断增多，全国各地的特产和“山珍海味”都能买到。如今，“短缺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要工作就是按时敲钟。拿着小铁锤敲打那截铁管是学校最神圣的工作。那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小铁锤的手柄都被握得异常光滑细腻了，夏天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起床、上课、下课的铃声各不相同，进校的人首先要熟记这十多种铃声。我也是在当值周教师后才彻底弄懂了这些不同节奏的敲击的真正含义。当我把铁锤重重地敲打在铁管上时，强烈的金属之声把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

孩子们都住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山下或山

的那边。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常常独自在门口看远山、白云，也看书，等孩子们再来。夜里，对面山坡的灯火和犬吠在黑暗中愈加清晰，可是，我的耳朵里总有些类似鬼怪的声音，让我在惊悚中一再失眠。每个失眠之夜，我总是一再地把头蒙进被子，只露半边耳朵捕捉墙外每一点异常的响动。结果，这竟然让我的听觉锻炼得十分灵敏，以至任何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后便一直能准确辨别。

星期天或雨天，孩子们到校不齐，我便停下新课，给他们读诗歌、散文、小说……我知道他们不会懂得太多，我尽量读慢、讲简单。孩子们总爱听，我想，他们是会听懂的。

班上20多个孩子，冬天瑟缩成一团，让人想起农家的母鸡和小鸡。看着他们不身的牛仔裤、夹克衫和现代色彩浓郁的成人衣物，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南方或北方的某个城市奔波。一到上课时，每件衣服又重新在泥水里裹了一遍，每个脸蛋又重新蒙上了一层

细细的尘埃，但没人会在意。因为每一片污渍，就是一份欢乐的痕迹，每一粒尘埃，就是一份不易注释的成长的印记。山里的孩子就在此如此的贫乏中丰富地生活着。

四年里，我自学完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课程。在与孩子们的玩乐中，我坚实而平静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当我请假离开学校，走过一百多里泥泞山路，再赶车到成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当我以主人的姿态走进那花木掩映的校园，坐进其中某一间教室的时候，我还一直在琢磨这神圣殿堂的神秘之处。答辩结束之后，我独自到最高的一幢教学楼上，看着烟雨迷离的校园，心里闪过一丝隐痛：大学对于我，只是一次匆匆路过的风景，而我对于大学，也只是个只有两天机会的过客。我在校园里四处转悠，几乎走遍了每个角落，记下了每一幢楼的名字，记下了每一棵树的解释，然后在校园图书馆买

了一本书。回到学校招待所，我在那书的扉页写下“锦城虽云乐，还须早还乡”，权当做“到此一游”。随后，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到深山深处的我的那所山村小学。当我跨出校门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大学将是我永远梦想着却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想了。

后来，我调离了那所乡村小学。为了躲避学生们留恋的目光和老师们羡慕的嘲讽，我在一个空荡的下午独自离开了我的学校。我在山路上走出了很远很远，但还是听见了学校传来的钟声。

在我走后的第三年，那所乡村小学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只留下了三个班，空下了一大片校舍。再后来，听说有人在里面养鸡。我不知道，我住了四年的那间小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当我走进另一所中学再调到县城机关的时候，有人问我这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想起了家乡小学的那个地方，叫麻溪寺。

气不足，气力不够，腔调有些“拐弯”了。只见他大口伸颈喘着气，缩脖子咽唾沫，脸涨红了，两腿向下蹲聚拢，手臂和肩头向上耸了起来，总算把那句“高音”唱上去了。后面的唱词，他便用头摇摆着，控制着节奏，发出颤抖音，唱到叫好优美之处，他全身心投入，双手打着拍子，摇头晃脑。众人是赞叹不已，掌声雷动。

一场戏下来，“老青衣”面带笑容，脸犹如盛开的山菊花。别人夸他唱得好，他气喘吁吁地说：“不行了，老了，力气不足了。”然后，笑容可掬地坐到旁边，静静地听别人唱，还不住地用手在自己膝盖上打着节拍，凹瘪的嘴巴一张一合的，看得出他对京戏是多么的痴迷！

注定我要用一种虔诚的祈祷治好你的港湾，让所有的期待成为那枚蓝月亮，深情地行走在你蕴藏馨香的花瓣之间；注定我要用一种无言的姿势悄然停留在你的枝头，让所有的徘徊成为那轮太阳，温暖地灼痛你频频回首的第一举一动之间。

## 资讯快递

### 北京卫视将率先实现节目高清播放

本报讯（记者吴晓向 实习生刘佳美）9月28日起，北京卫视将在全国率先实现高清播出。未来三年，北京将完成高清交互式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和高清交互式机顶盒的推广，为北京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公共信息以及文化娱乐服务。

据悉，北京市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北京地区普及高清交互式数字电视，完成BTV-北京、BTV-文艺、BTV-体育三个频道高清、标清同步播出。届时，高清数字电视不仅可以呈现更加清晰的电视效果，而且创造性地提供电视上网、视频点播、电视时移与回看、互动游戏等个性化、高端化的特色服务。市民可以通过信息交互平台享受交互式网上教育、在线预约挂号及远程医疗和公共服务网上缴费等服务，这将有助于满足北京市民精神文化需要，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 毛主席挂像纪念瓷盘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王瑜 实习生蒋乃涵）9月7日，一套六尊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天安门挂像纪念瓷盘（又称“毛瓷0901”）在京首发。

整套藏品由湖南醴陵红色官窑承制，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联合监制。

“毛瓷0901”的器形以1949年开国大典时国家发行的彩绘斯大林瓷盘为蓝本。每尊瓷盘都以瓷盘为体，彩陶为托，首次将“陶”与“瓷”结合起来，置于红木雕托之上。盘心分别绘有6幅先后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标准像，盘边彩绘为梅花纹饰，这是有史以来陶瓷史上首次采用绝密堆金工艺。

“毛瓷0901”凝聚了中国书画界、陶瓷界众多顶级大师的智慧。齐白石第二代弟子徐世鸣，毛主席标准像大师邹起奎、毛瓷大师李人中、陶瓷大师范安琪都参与了瓷盘创作。

中国煤炭工业第一长联贺同煤60华诞

本报讯（记者关明）8月30日在同煤集团建企60周年庆典之际，一幅被称为“中国煤炭工业第一长联”的对联引起了与会者的注目。这幅巨联上下联均由60字组成，长达30米。

上联为：“煤业骄子何其雄哉！龙腾长城，凤翥云中，虎踞北岳，马纵草原，鲲击沧海，鹏搏九天，鸟金奔涌，电光璀璨，彩练飘飞，高照熙阳，日喷薄，霞光蒸，气象万千。”

下联为：“大同矿工堪称伟矣！脚踏荒原，手捧光明，情寄高山，志托热土，魂牵大地，气荡四海，热血沸腾，岁月峥嵘，乌龙嘶吼，绿带横呈，宏图大展，日新月异，丰功伟业。”

长联由北京青年文化策划家屈金星、于洪英撰写上联，大同煤矿集团张林毅撰写下联，同煤荣誉矿工、北京著名书法家柳国庆书写。

### 蚌埠市举办职工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甘子伯 任志刚）9月1日至2日，蚌埠市总工会举办了“玻院凯盛杯”职工文艺汇演，以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市总工会建会60周年，同时也为迎接蚌埠市工会十七大的召开。

在为期两天的文艺汇演中，共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14研究所、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等28个单位参加。参选的节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原创节目较多，展示了新时期工人阶级的新形象。

据悉，此次文艺汇演是蚌埠市“玻院凯盛杯”职工文化艺术节的压轴节目，文艺汇演采取聘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的形式，选出的优秀节目将参加9月下旬蚌埠市总工会举办的“与祖国同行”职工文艺演出。

## 第广龙

# 菜 树

露头。再过上一个月，叶子终于长全。菜树挺拔匀称的身架，支撑起一天天丰盈起来的树冠。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巨大的团体，有浮力一般，是那种缓缓上升，正在放大的浑圆。在远处看，又是一种景象：菜树的身子和身子拉开距离，独立着也区别着，上头的绿色，却把所有空间完全充满，几乎没有孔隙。像是一条涌动的河流，像是在空中有一条绿色的河道。要是从菜树底下走，会有光的碎片晃动。我的手上，脸上，明暗变化着。也多亏这些从树顶跌下来的亮光，不然白天的林荫道就像黄昏来临时似的。

西安的夏天年年大热，坐下不动弹，前胸后背也被汗湿透。走到菜树下，人一下凉快了。两排菜树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隧道，风是从菜树的叶子上生发出来的，是流动的，通畅的。我日子过得散漫，又贪图舒服，常常整天守到菜树底下。有时身子下面铺几张报纸，头下支半截砖头，竟然睡着。醒来已是半夜，低矮的虫子，长腔叫着，我一路压制着虫子的叫声往回走。

菜树最美的模样，是从第一朵花的出现开始的。

细小的花朵，金黄色，水分足，鲜丽。簇拥在一起，不断增多，很快如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密集。花朵不是一次冒出来的，似乎前后呼应着，依次在枝头膨胀。最热烈时，树冠的一半或者更多都是团团浮动的黄花。

黄花开一阵子，大概十多天吧，就有花瓣落在地上。开始零零星星，只是偶然落下一枚，再隔一段时间，再落下一枚，三枚，五枚。落到地上，似乎没有声音，但似乎又有声音，在往大地深处传递。再往后，数量加大了，每天在地上落一层，地上就像生出了一层黄花。都是花的骨朵，却没有开败。

地上铺满花瓣，我不忍心在上面走，选择着落脚点，走出不规则的线路。却常常有花朵

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轻轻跳跃一下，弹到了地上。有些花朵在衣服上落住了，我也不去拍落。隐隐的香味，是那种不易察觉的暗香，在空气中停留，在不断更新，清爽着我的肺腑。

落花是开放了的花，枝头开放一回，地上开放一回。落花知足了，落花也是幸福的。

在花朵腾开的位置上，就有口袋一样的蒴果悄悄出来了。

开始，蒴果指甲盖大，尾端尖，还伸出一根细细的须子。多数都是浅绿色，如果靠近光线充足照射的顶端，也会全是暗红色。像是一点一点往进充气，像是一点一点往上着色，蒴果的身子，放大了，外表，染红了。撑开衣服的蒴果，尾巴消失了，下面却露出三个口子，是出气口，还是进气口？我看，在同一株树上，甚至是同一个枝头，开花的开花，结蒴果的结蒴果，而且，蒴果也是有大有小，大的悬在一侧，小的悬在一边。最终，它们都会一样大小的，只是我不知道，小的蒴果是怎样赶上大的蒴果的尺寸的。

菜树挂一身口袋，一直挂到深秋。所有的口袋，都是火焰的颜色，似乎在口袋里点着一盏灯。树叶的颜色由深变浅了，叶子初生时，是铁锈红，绿了这么多日子，如今是淡淡的鹅黄。蒴果的颜色，却异常亮堂浓烈。菜树是要用这么多口袋装什么呢，难道要把北方的秋天都装进去吗？这个季节，其它地方，经过了短暂的辉煌，已呈现萧索的迹象，弥漫着抑郁的气氛。但是，在菜树林这边，火红的口袋，挑得高高的，一起安静，一起摆动，一派喜气，一派欢腾，如尽情狂欢，如节日来临。

菜树的口袋，不装走一滴水，不装走一丝风。菜树不索取，菜树在给予。一场寒霜，又一场寒霜，时候到了，菜树的口袋打开，里头，是数粒红豆。

有一天，我去卧龙寺，一位和尚告诉我，有一种佛珠，就是用菜树的红豆串成的。